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居里夫人



中国和平出版社

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

●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

居里夫人

林 晓 编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 编：耿 峰

副主编：侯 健 扈剑华 葛能全

编 委：方 鸣 王砚波 王 樾

任梦熊 冯 媛 伏 璇

李鸿冰 胡晓林 赵晓东

靳建国 慕 京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居里夫人 编委会 编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100037)

北京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2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25

字数：100千字

ISBN 7-80037-485-8/G·304 定价：3.50元

目 录

一、一个哭泣的女孩子	1
二、死神投下的阴影	8
三、双重性格的少女	15
四、孤独的家庭教师	26
五、忍受生活的煎熬	38
六、踏上去巴黎之路	47
七、勤奋的留学生涯	55
八、成为了居里夫人	62
九、伟大的科学发现	73
十、万世景仰的楷模	86

一、一个哭泣的女孩

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居里夫人，这位非凡的女性两次荣获诺贝尔奖，为人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以辉煌的一生，矗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受到屈辱的小女孩，正哭泣着迎面扑来……

阳光苍白而乏力，瘫泻在窗外铺满积雪的草坪上。

光秃秃的枝丫上，几只自由自在的麻雀叽叽喳喳，显得有点过份地喧嚣。

高高的窗户内，25个女孩子正专心听课。她们最大的12岁，最小的10岁。

最小的那个女孩名叫玛丽，此时

正坐在第三排靠近窗口的位子上。

这是一所奇特的学校。它教导学生去做政府不允许做的事，并教会她们怎样来巧妙地掩饰这些行为，怎样作假来瞒骗局外人的眼睛。

玛丽是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小家伙，自然干这一套比别的女孩更拿手，她时常得到老师们的赞赏。

当然，所有的学生对这一套都学得很卖力，因为学会了这些东西，她们便可享受特殊的教学内容了。

此时，她们上的正是这么一堂神秘而又富有刺激性的课。它所讲授的内容是政府当局严令禁止的，甚至它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允许的。

25 个小女孩瞪大了眼睛，竖起耳朵，在聚精会神地捕捉老师的声音。讲台那边发出的每一句话语，都使她们感到抑制不住地兴奋。

但是，在她们心中又笼罩着一种恐惧。因为事情一旦败露，她们可全要被警察抓走。

这位胆大包天的女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些什么违法的东西？

她所讲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使用的语言是这个国家的母语——波兰语。

这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是在 1877 年波兰的首都华沙！这是一群已作了亡国奴的人们！

当时的波兰已被沙皇俄国侵占，它被迫划入了俄国的版图，成了俄国的一个省。在凶横的入侵者的蹂躏下，波兰人不允许学波兰文和波兰历史，而只能学俄文和俄国历史。为了对

付波兰人民的反抗，为了强化统治，沙俄当局在学校里派了督学，随时监视师生的行为。

这门历史课，正是爱国的教师们不顾生命安危，偷偷给孩子们讲的。

“玛丽，请你讲讲波兰国王史坦尼斯拉斯·奥古斯特的生平。”

小玛丽在班上不但是算术、语文、外语等课的学习尖子，而且也是这门历史课的尖子。因此，每当有难度较大的提问时，老师总爱叫她来回答。

“他于1764年当上波兰国王”，玛丽站起来回答说，“他是一个聪明和有教养的国王。他了解波兰衰弱的原因，想努力克服那些弊病，使祖国强盛起来。但不幸的是，他缺乏治国的勇气……”。

此时小玛丽联想到祖国的衰亡，想到沙皇俄国对波兰人的欺凌，心中涌起一阵哀伤，她停顿了一会儿。

老师用赞许的目光注视她，鼓励她继续回答下去。

突然，一阵铃声传来。

这是她们最担心、最恐惧的声音。它是由校门口发出的危险警报。

女教师和25个学生迅速行动起来。她们把所有的书本收拾好，堆放在指定的5个女孩的围裙里；这5个女孩兜着书本飞快地向寄宿生宿舍跑去，把书本藏好后再飞快地跑回来。

这一切做得悄然无声，看来她们的确已训练有素。

教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高大肥胖、脸庞油腻、头顶光秃的俄国男人走了进来。他便是来学校检查工作的督学先生。在督学身后是脸色苍白的女校长，因为她正为没有成功地拖住

督学进门的时间而惶恐。

督学先生透过金丝眼镜冷峻傲慢地扫视着教室。他看到女学生们正在埋头做针线活儿；在每张课桌上都堆放着布头、针线、纽扣。

他掀开一个学生的桌面，抽斗里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

他又瞥了一眼教师的讲台，在那里摊放着一本敞开的俄文书。

唔，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其实，有5个小女孩正浑身冒着汗，并还在微微喘气。不过，这位粗心的俄国人是不会去注意的。

女校长的脸上恢复了血色，并泛起了一丝微笑。她汇报说：

“督学先生，她们正在上缝纫课，每周两小时。”

“这节课是学锁扣眼”，女教师补充说。

“她们干活儿时，你朗读吗？”督学转向女教师问道，“那本是什么书？”

“克雷洛夫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

督学先生对这本俄国书当然十分熟悉，他对女教师微微点了点头，表示了他的认可。

全班学生已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儿。此时，她们必须等待恭听督学的训话，即便他是胡言乱语，也要遵从执行——这就是亡国奴的准则。

女学生们心底蕴积着仇恨，但她们一张张脸上却显得那么虔诚和驯服。

督学先生看到这一切感到非常满意，自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管理有方。他体味着自己的权势和威严，内心泛起一种满足

感。

当然，这点小意思还是不够的，他还要再发挥一下。

“叫起一个学生来回答我的问题”，他向女教师命令道。

25 个女孩子顿时紧张起来。

“哦，上帝，求求您，千万千万别叫到我！”每个女孩都在心中默默祈祷。

女教师却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可以选一个不会出漏子的学生来回答。

她的目光投向了玛丽。

“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你站起来回答。”

玛丽顺从地站了起来，她感到自己在微微颤抖，她努力克制着。

“说，自凯瑟琳二世以来，神圣俄国的皇帝都有谁？”督学大声问道。

“凯瑟琳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玛丽十分流利并用地道的俄语背了出来。

这孩子的俄语怎么说得这么好？唔，她也许是在圣彼得堡出生的。自负的督学想道。

“你是在俄国出生的吗？”

“不！我是在华沙出生的。”

督学先生扫兴了，马上厉声问道：

“俄国皇族成员的名字和尊称是什么？”

“皇后陛下、太子亚历山大殿下、大公殿下……。”

“尊称皇帝什么？”

“陛下。”

“我的尊称呢？”

“阁下。”

一连串紧迫的提问，玛丽都对答如流，但是最后一个提问却使她愣住了。

“谁是波兰的主宰？”

玛丽的脸色发白了，她开始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整个教室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快说，谁是波兰的主宰？”督学加重语气又催问了一遍。

玛丽仍然没有回答。

督学回头怒视着校长和女教师：“你们难道没有告诉过学生，俄国最神圣的人是谁吗？”

校长和女教师的额上渗出了冷汗，惊惧地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其他 24 名女孩的心也都紧张地提着。

这时，玛丽突然低声说道：

“是全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陛下。”

督学满意了，终于结束了提问。他神气活现地转到下一个教室去了。

“玛丽，来……”女教师抑制不住情感，激动地叫着。

玛丽离开座位，向前扑去，伏在女教师的身上抽噎着哭了起来。

这时，她才真正像一个 10 岁的小女孩，那么娇小，那么脆弱，那么需要保护。

被迫在俄国督学面前卑躬屈膝，这对倔强的玛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她始终没有忘记过这一屈辱。

只有祖国的强盛，人民才会幸福。

如果沦为亡国奴，太阳便不再温暖，月亮便不再明亮，在你的生活中，只有耻辱、耻辱、耻辱！

二、死神投下的阴影

死神无情地降临在玛丽家，夺走了大姐和母亲生命，使她感受到了生死离别的悲哀，在幼小的心灵中投了一片阴影。这阴影同时也笼罩着她的民族和国家，掠走了她快乐、幻想和生活的温馨。她看到了生活是残酷的，对于个人、家庭、民族、国家，都是残酷的。

还在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疑问便时常困扰着玛丽——妈妈从来也不吻她。

还在很小的时候，玛丽的心中便装着一个彩色的梦——拥有一个妈妈温柔而香甜的吻。

她是多么爱自己的妈妈啊！

但是，这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实现的梦。

在她稍稍长大后，她知道了那个答案。此后，一种新的悲哀与不安又填塞了她的心。

原来，在她还未出生时，妈妈便患上了肺结核病。这是一种传染病，在当时人类还未寻找到彻底医治的良方。

妈妈等于已被病魔无情地判了死刑。

病魔每日都在残忍地一点一点吞噬妈妈的生命。为了不把这可怕的病传染给孩子们，她不但不能吻她们，而且吃饭时也只能使自己专用的餐具。

玛丽的母亲曾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她美丽、善良、气质高雅，具有很好的修养。后来她辞掉了工作，在家料理家务，照顾 5 个孩子的生活。每天她是家中起床最早的一个。在操持家务的空闲，她便拿起针线为孩子们缝制靴子。在玛丽以后的记忆中，童年最美好的时光便是坐在父亲膝头，静静地看着妈妈穿针走线。

妈妈不露声色地带病整日忙碌，她衣着整洁，从不忧郁，很难看出她的身体正日益衰弱，病情已渐渐加重。由于劳累和病痛，一到夜间，她的卧室内便传出一阵阵无力的干咳声。这痛苦的声音，每一声都揪扯着家人的心。在这个家庭晚上的祈祷中，孩子们都要重复一句：请上帝保佑妈妈早日恢复健康吧！

妈妈的病情却终于恶化了。

医生劝她去疗养，这在当时是唯一能减轻病痛的方法。几经磋商，最后决定由大姐索菲亚陪妈妈到法国的尼斯去养病。

临行时，母亲搂着心爱的小女儿说：“玛丽，不要哭了，妈妈身体一好些就会回来。”

然而，妈妈回来时，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一年未见，她竟变得那么消瘦、憔悴，致使玛丽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她那美丽高贵的母亲。

从此，玛丽一家便笼罩在不幸的阴影中，父亲日日愁眉紧蹙。

玛丽的父亲曾留学俄国，回国后在华沙的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升为副学监。他是一位正直、忠厚、勤勉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爱国人士。有一次，当他看见俄国督学无理地指责一名学生，说他作文中有“波兰性语句”时，忍不住辩护说：“督学先生，如果这个孩子写错了，一定是因为疏忽。您写俄文时也可能写错，但我想您和这孩子一样，决不会是故意的。”

这种话是显然会得罪督学大人。

一天，在他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公函，函中写道：撤销他副学监的职务，减少一半薪水，并要立即从学校提供的住所中搬出去。

玛丽一家又陷入了经济拮据的困境。这一年玛丽6岁。

养活一家人和筹措妻子的医疗费已使父亲难以应付，然而一个倒运的亲戚又拉他去做一项冒险的生意，结果使父亲丧失了全部的存款。没办法，全家只得搬入一所更廉价的住宅，并招收了十几个寄宿学生。这些寄宿生除供他们食宿外，父亲下班后还要指导他们课外学习。虽然这样能增加一些收入，但家庭温馨的气氛却被破坏了，永远是吵吵闹闹的，象一个喧嚣的磨坊。

然而，恶运却仍不放过这一家人。

1876年1月，玛丽8岁时，有一个寄宿生患了斑疹伤寒，并传染给了大姐索菲亚和二姐布罗妮亚。

这是一段令人可怕的日子。

在家里，一间屋内传来母亲竭力压住的阵阵咳嗽声；另一间屋内，两个姐姐发着高烧，在颤抖地呻吟着。

一个星期三的早晨，父亲默默地把玛丽和另两个孩子带到了大姐的房间。二姐已被抱到另一间屋中去了，床上只躺着索菲亚一人。

索菲亚瘦骨嶙峋，面色惨白，失去血色的双唇紧紧闭着。她穿一身纯白的衣裳，双手交握在胸前，笔直地躺在床上。

背后传来父亲沉重而沙哑的声音：“索菲亚已经离开了我们，向她告别吧。”

泪水糊住了玛丽的双眼。她简直不敢相信，最疼爱自己的大姐，会讲许多故事的大姐，会唱许多歌谣的大姐，就这样死去了，永远永远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姐姐的尸体被放进了棺木，玛丽把一束白花和一个最喜爱的布娃娃放了进去，她失声痛哭起来。

索菲亚出殡那天，天空浓云密布，一片阴霾，刺骨的寒风凄厉地刮着，玛丽穿着一件黑色的丧服，由父亲牵着跟在灵车后面。正在恢复期的布罗妮亚伏在床上哭泣，母亲也因病势太重不能出门。玛丽在送殡的行列里走着，只见身着黑衣的母亲正伤心地擦着眼泪，从一个窗口移到另一个窗口，目送索菲亚的灵柩离去。

这幕情景深深地刻在了小玛丽的心头，她第一次尝到了生死离别的悲哀。她认识到生活的残酷，它所能给予人的欢乐是多么稀少，多么可怜啊。

此后的两年中，这个不幸的家庭不但未能摆脱噩运，悲哀的阴影却愈聚愈浓。母亲的病依然毫无好转，那刺痛人心的咳

嗽声已越来越急促、剧烈了。

玛丽已经上学了。每个学期她的成绩都获得了优等奖，这是唯一能给病重的母亲带来的一份喜悦。

每天早晨，玛丽都要和姐姐们一起去教堂。她跪在布道台前黑色的地毯上，向她所信赖的上帝哀祈，请求他把健康赐给母亲。为此，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她愿意代替母亲去忍受病魔的煎熬，她愿意代替母亲去死。

她一遍又一遍虔诚地祈祷。

在漫长的冬季，母亲的病更重了，她只能靠着火炉无力地坐在椅子上，什么也不能做，没有食欲，脸色苍白，不停地咳嗽着。医生已束手无策，他唯一能做的仅是提醒家人预防不测。

寒冬过尽，春天来临。5月份是波兰气候最宜人的时节。苍穹一碧如洗，阳光洒满大地，花朵万紫千红。

母亲也突然精神好了起来。玛丽为春天的来临和母亲的好转而感到高兴。

其实，母亲已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这只是临终前的回光返照。

1878年5月9日的早上，当医生给母亲看过最后一次病后，父亲将全家都叫来围在母亲的床前。

母亲的生命之光正在黯淡，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是最后的时刻。

玛丽凄楚地望着衰弱的母亲，她认识到不管她对上帝多么敬仰，不管她千万遍虔诚地祈祷，都阻止不住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

母亲用凄侧的目光向所有的人告别。她用极为衰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完了最后一句话：

“我爱你们。”

说罢，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玛丽又一次穿上了黑色的丧服，又一次尝到生死离别的痛苦。当她再去教堂，跪在神像下时，心里已产生了抵触情绪，不再象从前那样虔诚了。因为上帝不公平地将那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馨。

玛丽长大后一直不太热心于宗教，应该说，幼年的遭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死神的阴影不但笼罩在这个不幸的家庭里，而且也笼罩着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玛丽 14 岁时，已是中学生了。

一天，她正和女友玛尼亚热烈地讨论去学跳舞的事，忽然发现同班同学柯尼卡两眼红肿、衣服凌乱、独自匆匆地走过。

“出什么事了？柯尼卡”，她俩追上去问道。

柯尼卡脸上的表情异常痛苦。

“哥哥的事儿”，她结结巴巴地说，“他参加了一次密谋，当场被抓住了，被判了死刑。他们在明天天亮时就要把他绞死……”

两个女孩都惊呆了，刚才的欢笑早已无影无踪。她们都认识柯尼卡的哥哥，他是一个年轻、快活、有抱负的人，也是她俩的好朋友。

但是，凶狠的沙俄统治者却要把他拉上绞架。这太残酷了。

那一晚，几个十几岁的女孩没有去上跳舞课，她们在柯尼卡家熬了个通宵，按照天主教的惯例，为那死去的人守夜。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守夜，她们的仇恨、反抗、悲哀与泪水交杂在